

家长幸福感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影响分析 ——基于CFPS的经验数据

陈波, 罗荷花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 幸福感作为居民生活态度的综合反映,会对居民的经济活动产生实际影响。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调查数据,研究家长幸福感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父母的幸福感对子女教育投入具有显著正面作用;使用工具变量避免内生性后,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结果依然高度显著且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更加明显。幸福感强的家长对子女未来的乐观预期与对风险资产的规避态度也许是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 幸福感;教育投入;内生性;CFPS

中图分类号: G40-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18)06-0061-08

一、引言

教育支出作为最基础的人力资本投资,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1-3]。我国自1995年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科学与教育是振兴中国的基本方针,不断加大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领域的国家投入,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据教育部《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共有4413.86万儿童处于学前教育阶段,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77.4%;义务教育阶段有学校22.98万所,在校学生1.42亿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4%;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36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教育大国。但现阶段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行各业人才需求量大,发展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培养高层次全面发展的知识精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教育对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并结合我国国情,研究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居民幸福感成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对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变得日益重要。居民幸福感作为居民生活态度的综合反映,无疑对居民的投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探讨幸福感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而教育投入作为基础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学界并未将其纳入讨论范围。有鉴于此,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家长幸福感对于子女教育投入的影响。为了准确剖析幸福感对教育投入的影响,本文使用问卷中的家长幸福感自评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OLS)作为基准回归结果;同时考虑到幸福感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使用样本家庭所在省份的年日照量作为幸福感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实证研究发现:父母的幸福感会对子女教育投入产生正面作用,较高的幸福感会驱使父母增加子女的教育支出。相关实证研究拓展了家庭投资行为的外延,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做如下安排: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估计结果;第五部分是模型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收稿日期:2018-05-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普惠金融发展中农村贫困人口金融能力提升研究”(17CJY040)

通讯作者:罗荷花(1986-),女,湖南衡东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

二、文献综述

(一) 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研究

家庭作为学生教育费用的主要来源,是影响教育投入的关键因素。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

有研究认为,以经济收入与父母教育程度为核心的家庭客观条件是家庭教育投入的基础^[4-6]。孙永强和颜燕(2015)从城乡居民与城乡户籍双重视角对我国城乡教育代际传递特征进行分析,认为父母的教育背景对子女受教育水平有显著的传递效应^[7]。陈潜等(2015)基于对福建省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入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是否有其他兄弟姐妹接受高等教育对家庭高等教育投入意愿具有负面影响^[8]。刘灵芝等(2013)则基于收入分层视角构建农村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模型和扩展的明瑟收入模型,结果表明家庭教育投资受家庭经济特征的影响很小,受家庭人口数量的影响则十分明显^[9]。陶东杰等(2017)运用“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对家庭教育投入展开分析,指出在强资源约束下,家庭规模越大,父母可能选择让部分子女辍学打工,补贴其他子女的教育投入^[10]。

家长个人观念与教育态度也直接影响子女的教育投入。谷宏伟和杨秋平(2013)基于我国东、中、西部的微观调查,发现家长对子女的期望教育程度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显著正面影响^[11]。David Yang(2017)利用断点回归对因时代影响而错失高等教育机会的家长展开研究,结论表明该部分家长出于补偿心理,会增加子女的教育投入^[12]。张俊浦和李燕琴(2008)通过对甘肃省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认为家长的民族、宗教信仰、教育观念直接影响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状况^[13]。邱亚洪和李尚蒲(2008)对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进行入户调查研究,指出农户个体的价值观念和投资预期显著影响家庭的教育投入,对子女读书评价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投入更多的教育资金^[14]。

外部环境也影响着家庭的教育投入。李亚群等(2013)运用 DEMATEL(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方法对我国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因素展开探究,指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最为重要的核心因素^[15]。朱青梅(2013)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对国内外教育实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政府教育投入是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主要因素之一^[16]。樊卓思(2016)对广西贫困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发现,家庭教育投入会受到邻居对增加子女教育投入的态度、子女就读学校远近等因素的影响^[6]。马微(2014)、杨利平和宋元梁(2007)对西部农村地区进行微观调查并展开实证分析,提出国家教育政策与家庭信贷可获得性对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17-18]。张艳(2011)对辽宁省部分贫困县的实地调研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9]。

(二) 幸福感与家庭投资行为的研究

叶德珠等(2015)采用 2001-2010 年中国省级区域居民幸福感指数与省级区域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幸福感与储蓄、保险等保守型投资产品显著正相关,与彩票购买支出、证券购买支出负相关;其随后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开展的进一步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20-21]。Güven(2015)对幸福感的传导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幸福感通过影响个体的风险规避程度,从而对家庭的金融投资行为产生影响^[22]。周雅玲等(2017)结合人格特征对主观幸福感与家庭资产选择进行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推动家庭参与房产投资,但会降低居民参与储蓄的动机与储蓄资产的持有比重,同时会提高家庭参与股票选择的深度^[23]。

综合前述文献,可以得知现有关于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侧重对家庭客观条件与现实环境的考察,对家庭主观因素造成的影响研究较少;而部分以家庭观念作为核心变量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变量的内生性,模型的回归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关于幸福感对家庭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则主要以投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为研究对象,忽视了以教育投资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投资。据此,本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作为数据来源,在避免内生性的基础上,以幸福感作为核心变量展开实证分析,以期对相关领域研究给予必要补充。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现有研究表明,幸福感与风险行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幸福感较高的个体具有鲜明的风险厌恶倾向。而以教育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有效降低未来的失业风险^[24],持续增长的教育回报率也证明教育已经成为一项越来越有价值的投资^[25],在某种程度上,教育投资兼具高回报与低风险的特质。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基本假设:

H1: 幸福感对家庭教育投入存在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

(二) 实证模型

本文用实证模型检验幸福感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此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Educost_i = \beta_0 + \beta_1 Happiness_i + \sum \gamma_{ij} C_{ij} + \mu_i$$

其中 $Educost_i$ 为第 i 个孩子的教育总支出,主要根据对“过去 12 个月,您家直接为第 i 个孩子支付的教育总支出约为多少钱?”问题的回答而得到数据,包括托儿费、学杂费、书费等一系列教育支出。 $Happiness_i$ 为第 i 个孩子家长的幸福感,在 CFPS 的调查问卷中,幸福感的测量是根据问题“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由被访者自行打分,分制为 0-10 分,0 分代表最低,10 分代表最高。 C_{ij} 是所有控制变量,孩子的性别、上学阶段、父母的最高教育期望、户籍、家庭正在上学的孩子数、家庭人均收入、家庭房产数、父母是否从事农业、家庭藏书量、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是否在婚与健康水平等 12 个变量。 μ_i 为模型的误差项,各变量具体解释说明如表 1 所示。考虑到大部分孩子皆来自父母健全的家庭,家庭教育支出可能受父母双方的影响,因此将父母双方的幸福感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分别进行估计。

表 1 变量解释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变量说明
Educost	孩子教育年度总支出(元)	连续变量,学杂费、书费等教育支出之和
Happiness	家长父母程度	根据家长自行打分而定
Gender	孩子性别	男=1,女=0
Level	孩子上学阶段	托儿所=1,幼儿园/学前班=2,小学=3,初中=4,高中/中专/技校/高职=5,大专=6,大学本科=7
Expectededu	父母对孩子的最高教育期望	小学=1,初中=2,高中=3,大专=4,大学本科=5,硕士=6,博士=7
Urban	孩子现有户籍	城镇=1,乡村=0
Childnum	家庭正在上学的孩子数	家庭整个读书的子女数量
Perincome	家庭人均收入(元)	家庭的人均收入
House	家庭房产数(套)	家庭拥有的总房产数
Agriculture	家庭是否从事农业生产	是=1,否=0
Book	家庭藏书量(本)	0本=0,1-10本=1,11-20本=2,21-50本=3,51-100本=4,101-500本=5,501-1000本=6,1001本以上=7
Education	孩子父母受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5,大学本科=6,硕士=7,博士=8
Marry	孩子父母是否在婚	在婚=1,不在婚=0
Health	父母的健康水平	非常健康=1,很健康=2,比较健康=3,一般=4,不健康=5
Sunshine	样本所在省份年日照量	样本所在省份年日照小时数

本文以 OLS 方法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并作为基准结果。因幸福感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因此本文借鉴 Guven 的做法,将样本所在省份的年日照量作为幸福感的工具变量^[22]。Guven 的研究发现,居住地的日照量对当地居民的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同时,日照量作为环境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等经济行为不存在干扰,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的基本要求。本文所使用的省际年日照量数据来源于 2015 年《中国气象年鉴》。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 2014 年全国追访调查数据。CFPS 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的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旨在通过跟踪收集

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基础数据。其样本覆盖 25 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 16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庭中的全部家庭成员。以 2012 年调查为基数,2014 年家庭层面的追踪率为 89.9%,个人层面的追踪率为 84.8%。根据数据选择规则对信息缺失值和不适用的个体进行剔除,并进行标准化处理,最终保留 3277 个样本。

(四) 描述统计

表 2 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父母的幸福水平都在 6 以上,处于较高水平,且女性比男性更加幸福;从上学阶段可以看出,大部分孩子还处于小学、初中阶段;父母对子女存在较高的教育期望,大部分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够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大部分家庭仍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乡村户籍的孩子较多;孩子父母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且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略微高于母亲;父母都处于较为健康的状态,且母亲的健康水平要略高于父亲。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父亲样本		母亲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Educost	3104.38	2323.71	3104.38	2323.72
Happiness	6.60	3.16	7.02	2.96
Gender	0.53	0.50	0.53	0.50
Level	2.89	0.81	2.89	0.81
Expectedu	5.80	1.11	5.80	1.11
Urban	0.43	0.50	0.43	0.50
Childnum	1.58	0.78	1.58	0.78
Perincome	10971.20	12470.14	10971.20	12470.14
House	1.19	0.47	1.19	0.47
Agriculture	0.62	0.48	0.62	0.48
Book	2.38	1.83	2.38	1.83
Education	2.76	1.15	2.50	1.22
Marry	0.99	0.10	0.99	0.10
Health	2.60	1.13	2.79	1.17
Sunshine	1940.73	461.11	1940.73	461.11

四、实证结果

表 3 是通过 stata15 做出的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其中第(1)(2)列是 OLS 估计结果,第(3)(4)列是 2SLS 估计结果。Stata15 未报告模型的拟合系数 R^2 与调整后的 R^2 ,但并不影响模型的准确性,具体原因 stata 官网已作出解释^①。从 OLS 的基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前文所做的基本假设是正确的,核心变量父母幸福感对子女教育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父亲的幸福感所带来的正面影响要高于母亲。最高教育期望、家庭人均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亦对教育投入存在正向激励,而家庭学龄子女数量、父母从事农业生产等因素则对家庭教育投入具有负面影响。因幸福感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为验证 OLS 回归结果的准确性,用样本所在地省际层面的年日照量作为幸福感的工具变量,做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结论表明,在克服变量内生性后,父母幸福感对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依然高度显著且影响程度更加明显,父母幸福感对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是同步的,原假设依然成立。究其原因,可能是幸福感强的父母对未来更加乐观,对子女的培养也持有更加乐观开明的态度,更愿意为子女的教育支付更多的费用;并且,现有研究也表明^[26 27],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较高的个体都有着较强的风险规避心理,他们有更强的储蓄倾向,更乐于进行风险较低的金融投资行为。而从事高风险的金融行为无疑会对家庭教育投入存在挤出效应,降低家庭的教育支出。尤其是对高风险的跨币种投资更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价值波动会对家庭资产带来巨大影响(马宇, 2017)^[28]。

① <https://www.stata.com/support/faqs/statistics/two-stage-least-squares/>

表3 模型回归结果

Variables	子女教育年度总支出			
	OLS		2SLS	
	父亲(1)	母亲(2)	父亲(3)	母亲(4)
Happiness	41.34*** (12.54)	26.59** (13.33)	382.3*** (129.1)	386.6*** (147.7)
Gender	-137.6* (78.04)	-106.0 (77.64)	-76.12 (89.30)	-87.78 (86.02)
Level	47.37 (49.79)	87.34* (49.88)	7.919 (56.99)	58.70 (56.28)
Expectededu	121.5*** (35.84)	112.3*** (35.59)	83.57** (42.10)	103.3*** (39.46)
Urban	153.6* (91.44)	65.28 (91.63)	-13.56 (119.1)	-85.51 (118.4)
Childnum	-387.7*** (51.37)	-336.8*** (51.55)	-357.9*** (57.87)	-271.5*** (62.84)
Perincome	0.00912*** (0.00330)	0.00730** (0.00329)	0.00561 (0.00388)	0.00657* (0.00364)
House	70.89 (83.64)	55.87 (83.15)	50.50 (92.75)	73.44 (92.06)
Agriculture	-612.1*** (95.52)	-576.6*** (94.29)	-516.6*** (111.5)	-531.5*** (105.7)
Book	23.06 (22.17)	20.42 (21.98)	-4.172 (26.56)	-4.714 (26.34)
Education	174.7*** (38.11)	303.5*** (36.54)	162.9*** (42.35)	278.0*** (41.65)
Marry	-269.6 (379.1)	-324.8 (377.0)	-356.6 (420.3)	-598.1 (430.8)
Health	-34.85 (35.05)	27.00 (33.86)	104.2 (65.13)	179.0** (72.41)
_cons	2628.2*** (522.2)	2229.1*** (523.5)	531.2 (978.0)	-281.5 (1176.4)
N	3277	3277	3277	3277
R ²	0.092	0.103		
adj. R ²	0.089	0.100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五、稳健性检验

结合实际情况,本文的实证分析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虽然前述研究表明幸福感对子女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教育支出也可能通过影响子女的学习成效进而影响父母的幸福感。因此有必要对子女学习成效与父母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展开进一步研究。本文以子女是否在当地示范学校或重点学校就读作为衡量学习成效的标准,数据来源于CFPS问卷中“孩子就读的是否是示范学校(包括重点学校)?”这一问题下的回答,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不是”赋值为0,将其作为自变量对父母的幸福感展开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中的(5)(6)所示。考虑到子女是否在重点学校就读可能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访员对子女理解能力的评价作为学习成效的第二重衡量标准,访员在结束问卷调查后会对被调查者的理解能力进行打分,分数为7分制,分数越高代表理解能力越好。将孩子的理解能力得分作为自变量,对父母的幸福感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中的(7)(8)所示。可以看出,无论子女是否在重点中学就读,亦或是子女的理解能力高低,对父母的幸福感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这表明子女的教育成效并不影响父母的幸福感。前述回归模型可能并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模型的回归结果是显著成立的。

表 4 稳健性检验

Variables	父母幸福感			
	父亲(5)	母亲(6)	父亲(7)	母亲(8)
Keyschool	-0.177 (0.159)	-0.0172 (0.150)	Apprehension 0.0977 (0.0777)	0.0471 (0.0718)
Gender	-0.225* (0.133)	-0.133 (0.126)	Gender -0.0851 (0.167)	-0.114 (0.155)
Level	0.0489 (0.131)	0.0708 (0.124)	Level -0.0103 (0.154)	0.148 (0.143)
Expectededu	0.135** (0.0608)	0.0369 (0.0574)	Expectededu 0.175** (0.0760)	0.0868 (0.0708)
Urban	0.488*** (0.163)	0.262* (0.154)	Urban 0.695*** (0.204)	0.343* (0.190)
Childnum	-0.00705 (0.0867)	-0.183** (0.0827)	Childnum -0.113 (0.109)	-0.218** (0.102)
LnPerincome	0.125* (0.0649)	0.105* (0.0614)	LnPerincome 0.167** (0.0830)	0.103 (0.0776)
House	0.0172 (0.146)	-0.0664 (0.138)	House -0.00435 (0.193)	-0.00117 (0.179)
Agriculture	-0.274* (0.166)	-0.170 (0.157)	Agriculture 0.0449 (0.206)	0.00662 (0.192)
Book	0.0748** (0.0374)	0.0472 (0.0353)	Book -0.00398 (0.0451)	-0.0516 (0.0421)
Education	0.0407 (0.0648)	0.101* (0.0582)	Education 0.0723 (0.0787)	0.245*** (0.0697)
Marry	-0.0692 (0.661)	0.579 (0.624)	Marry -0.443 (0.765)	0.691 (0.710)
Health	-0.370*** (0.0589)	-0.392*** (0.0537)	Health -0.380*** (0.0716)	-0.362*** (0.0647)
_cons	5.469*** (1.099)	6.285*** (1.041)	_cons 4.905*** (1.382)	5.059*** (1.283)
N	2076	2076	N	1284
R ²	0.046	0.048	R ²	0.059
adj. R ²	0.040	0.042	adj. R ²	0.060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六、结论

现有研究中,关于幸福感与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关系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地探讨,然而以教育投入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投资仍然少有学者关注。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家长幸福感与子女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长的幸福感能够显著影响子女的教育投入,家长的幸福感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可能就越高,父母幸福感与对子女教育投入是同步的,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克服内生性后的2SLS估计结果更是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分析发现,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幸福感强的家长在子女培养上更加开明、乐观,教育支出的预算更为宽松;二是幸福感强的家长在风险投资上更为保守,减少了风险资产对教育投入的挤出效应。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居民的基本收入与生活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同时,多年的高速增长也导致了空气污染、水质恶化等一系列不良后果,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转变现有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不仅有利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还有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从而增加家庭教育投入,推动人力资本投资的内生性增长。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未对单亲家庭家长的幸福感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影响展开分析;同时由于各省、市、区的教育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本文尚未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参考文献:

- [1] 接玉芹. 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外溢性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 2012(2): 71-75.
- [2] 赵树宽, 余海晴, 刘战礼. 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11(9): 11-15.
- [3] 钱晓烨, 迟巍, 黎波. 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创新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0, 27(4): 107-121.
- [4] 李旻, 赵连阁, 谭洪波. 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承德市为例[J]. 农业技术经济, 2006(5): 73-78.
- [5] 乐志强, 卢曼萍, 周杨平.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J]. 高等农业教育, 2014(3): 10-13.
- [6] 樊卓思. 贫困农村地区家庭子女教育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分析[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6, 36(2): 27-29.
- [7] 孙永强, 颜燕. 我国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 59-67.
- [8] 陈潜, 李萍, 彭婵娟. 福建省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入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林业经济, 2015, 37(9): 111-115.
- [9] 刘灵芝, 黄悦怡, 王雅鹏. 基于收入分层视角的农村教育投资与教育回报研究——兼对湖北省农村家庭的实证检验[J]. 农业技术经济, 2013(12): 33-42.
- [10] 陶东杰, 王军鹏, 张克中. 家庭规模、资源约束与子女教育分布——基于 CFPS 的实证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1(2): 45-54.
- [11] 谷宏伟, 杨秋平. 收入、期望与教育支出: 对当前中国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 2013(3): 68-74+88.
- [12] Roland G, Yang DY. China's Lost Generation: Changes in Beliefs and their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7.
- [13] 张俊浦, 李燕琴. 西北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影响因素分析——以甘肃农村为例[J]. 河西学院学报, 2008(3): 73-79.
- [14] 邱亚洪, 李尚蒲. 农户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4): 145-150.
- [15] 李亚群, 段万春, 孙永河, 杜元伟.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影响因素的辨识与分析[J]. 软科学, 2013, 27(6): 69-72+78.
- [16] 朱青梅. 中国私人教育资本投入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东岳论丛, 2013, 34(9): 131-135.
- [17] 马微. 西北民族地区不同民族家庭教育投资行为比较研究——基于 Logistic 分析的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6): 158-164.
- [18] 杨利平, 宋元梁. 西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意愿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分析——以陕西省为例[J]. 农业技术经济, 2007(5): 60-65.
- [19] 张艳, 姜莹, 郭起瑞. 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教育投资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辽宁省建昌县的调查[J]. 农业经济, 2011(6): 65-68.
- [20] 叶德珠, 魏乐乐, 周丽燕. 房产持有视角下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J]. 产经评论, 2015, 6(2): 137-147.

- [21] 叶德珠, 周丽燕. 幸福感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吗?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南方金融 2015(2): 24 – 32.
- [22] Guven C, Hoxha I. Rain or shine: Happiness and risk – taking [R].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5.
- [23] 周雅玲, 于文超, 肖忠意. 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与家庭资产选择[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7(1): 47 – 56.
- [24] 马艳林. 教育水平对失业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再解释[J]. 人口与经济 2016(1): 89 – 97.
- [25] 刘泽云. 上大学是有价值的投资吗——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的长期变动(1988—2007)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 13(4): 65 – 81 + 186.
- [26] Guven C. Reversing the question: Does happiness affect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behavior? [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12, 33(4): 1 – 17.
- [27] 张海洋, 耿广杰. 生活满意度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7(3): 48 – 58.
- [28] 马宇. 美国主权债务风险研究[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7.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Well – being on Children's Education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y

CHEN Bo , LUO Hehua

(Economic Academy,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China)

Abstract: Well – being as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residents' attitude to life has a real impact o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residents.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survey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 (CFPS) in 2014 to study the impact of parental well – being on children's education invest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parental well – be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hildren's education investment; after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avoid endogeneity,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wo – stage least square (2SLS) were still highly significant and the effects of well – being was more obvious. Parents with a strong sense of well – being tend to be optimistic about their children's future and their aversion to risky assets maybe is the cause of this phenomenon.

Key words: well – being; education investment; endogeneity; CFPS

(责任编辑: 张秋虹)